

荷塘忆旧

李晓佳

夏日骤雨来访时,我正在同学的家里闲谈,喧嚣的风雨声从四窗来叩,带着一丝凉意掠过我的脸庞,我对小学同学陈玲说:“听预报说,明天会停雨,而且天气没有那么酷热。”她开颜地笑了:“这样的好天气,正适合看荷花。”我点点头。她脸上的笑意更深了:“明天一起去郊外的荷塘。”

第二日早上,我大概是被白云照醒的,阳光依然耀眼,却没有那般炙热。吃完早饭后,我们像往常一样,开车去郊区,我随着玲的指引,穿过一条条僻静繁复的乡间小道,开久了,让人忘记目的地,竟以为自己出来练车的。

忽然,她尖叫起来:“晓佳,快看呀!”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,只见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,如同无数柄撑开的油纸伞,亭立于浮萍之上。一阵清风拂来,它们轻轻地摆动着,又如身披绿纱的少女在翩然起舞,清雅中透着一份灵动。

停下车,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

走到荷塘边,静静地欣赏眼前的景致,荷叶丛中的荷花美得令人窒息,有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淡黄的,或含苞待放,仿若一个个光洁圆润、清香诱人的水蜜桃;或花苞初绽,正以羞涩的嘴唇悄声诉说尘封已久的往事;或昂首怒放,吐露金黄色的花蕊,开出了世间最美丽的字眼。

荷塘边,两位白发老人佝偻着腰,紧牵着手,一边慢慢地散步,一面抬起慈祥的眼睛望向清丽的荷花;一名身穿汉服的年轻女子轻轻地抚摸荷叶,唇边浮起一抹微笑,等待着同伴将美好的时光按停。

一池的美,一池无声的诗。忆起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佳句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歌颂荷花坚贞的品格,而我更欣赏荷花的奉献精神,忍受着外围的污浊,也能奉献美与价值。

一池的香,一池童年的回忆。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早读课上,班主任老师请大家谈自己父母的职业,

此话一出,整个教室异常安静,隔了两三分钟,从不敢举手发言的陈玲红着脸站起来,结结巴巴地开了口:“我的母亲姜荷是一名清洁工人,也是我最敬佩的人。”教室里静得连根针掉下也能听见,陈玲的脸红到耳根,她继续说:“每个黎明时分,伴着聒噪的鸡鸣声,她开始清扫工作,她不停挥动手中的扫把,奋力地清扫路边的落叶与果皮纸屑。有时,她边扫边唱一首《荷花颂》;有时,她默默拾起路人刚扔掉的空瓶子;有时,她因为几句简单的赞美而欢喜雀跃;有时,她也会谈起自己的人生观,想做荷花一般的女子,甘愿忍受脏乱,甘愿付出汗水,为家乡的文明美丽献一份力。”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……

“晓佳,在想什么?”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。“一件难忘的往事。”我看着身边的陈玲,会心一笑,随即将目光移向荷塘,朵朵荷花皆是她的化身……

盛夏,我们在寺桥避暑

徐伟建

吃农家饭,住农家屋,享农家乐。

寺桥村,是石梁镇双溪村的一个自然村,也是石梁镇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。一座古拱桥,一座古寺庙,两条长年流水不断的山溪,三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大樟树,构成了寺桥村最为鲜明的个性。从张西村下来的白菊花溪与七里乡大头源溪在石梁镇寺桥村汇合,曲折隐忽,经石梁溪汇入衢江,注入钱塘江。一路上重峦叠嶂,农屋点缀,峰回路转,流水潺潺,山鸟嚶嚶。晴天秀色可餐,阴天烟云飘渺。

晴日当空,浮云缱绻。我们走进石梁镇寺桥村,满目所见皆是青山翠竹,潺潺的溪水穿村而过。站在村口,首先可以看到大头源溪上架有一座古石拱桥。据查,该桥建于清嘉庆年间,因地处寺桥村资忠寺前而得名,2009年列为衢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桥为单孔石拱桥,由麻石垒砌券拱,造型优美,桥长22米,宽4.3米,桥两侧分别用卵石及麻石构石阶七步,桥面以麻石铺面,中心成回字型,千斤石居中。桥头两侧分别有一株和两株古樟树相互映照,枝叶相间。盛夏季节,人们喜欢在斑驳的樟树荫下,坐在桥上小台阶上避暑乘凉,或在桥下碧水中游泳嬉戏,任清澈溪水蔓延滋润,爽到极处,神泉沁心,天人合一。在盛夏,寺桥是一个让人感到惬意舒适的好地方。

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

得语。我们入住的农家乐名叫溪上人家,地理位置优越,处于白菊花溪与大头源溪交汇点的岸上,是名副其实的溪上人家。我们放下行李,置身这绿水青山之中,或于悠悠碧潭中游泳戏水,或于浅滩卵石间捡拾青蚶,或于茂密竹林里采摘野菜,其乐融融。累了,我们折回到农家乐溪上人家阳台上,眺望黛绿的远山和晴空中飘忽的白云,凉风习习,水声哗哗,还有偶尔的一两声鸟鸣……

入夜,我们或坐临清风明月,静听蝉鸣蛙趣;或来一曲卡拉OK,尽情歌唱美好生活;或来一段篝火舞蹈,绽放澎湃热情……灿烂的笑容点亮夜色,开心的笑声回旋山谷,累了,便可枕着哗啦啦的流水声和山林竹涛之声入梦……

其实,我已不是第一次夜宿寺桥村溪上人家了,这里的山水夜色我并不陌生,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暮色中,微风阵阵,围墙上的红灯笼轻轻摇摆,构成了这个小山村特有的风景。炊烟的味道入鼻,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跟随大姐在林场宿舍的情形。柴火在炉膛里欢快地燃烧着,饭香和炊烟的味道溢满厨房,这是多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啊!

天渐渐灰暗,山那边的最后一抹红韵被蓝黑的夜色吞噬。夜宿寺桥村,水声哗哗,凉风习习,几家灯火,月明星稀,我喜欢盛夏的寺桥之夜。

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



咏夏

周文静 摄

碧水蓝天

郑芳行 摄



乡下野荷塘

甘武进

到公园里散步,我总要到荷塘边坐坐。荷叶与荷花触手可及,可面前的温馨的提示语——“文明观赏,不得采摘”,让人只觉得那一池清荷只可近观而不可亵玩焉。

那是人工雕琢的观赏性的荷塘。初夏,荷塘里已“荷叶团团大如盖”,层层叠叠,高高低低,每一片都自带漂亮的褶皱边,长身玉立。雨后,荷叶被洗得簇簇新,青翠欲滴又莹润清雅,空气里都泛漾着绿意。如此齐整的大片的绿跌入眼底,让人的心境都不由得开阔起来,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跟被石条围得方方正正、规规矩矩的荷塘相比,我更怀念儿时的野荷塘。

野荷塘是属于乡下的。它们呈不规则图形,出现在农家的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。它们边际模糊,就这么散漫任性舒展着,伸到哪儿算哪儿。塘边,或有芦苇香蒲等水生杂草,或与水稻田菜园毗邻,或是

随意踏出来的田埂,总之,呈现出一股天生的野性。

那种野性,陪着我度过了愉悦的年少时光。野荷塘一般都不大,可荷叶舒展开来,令人振奋。一片片一米多高的荷叶呈现不同的姿态,有完全展开,有边缘卷曲,高高低低的像一个个手掌,挤挤挨挨、错落有致地遮满水面。有的甚至还像一把小伞,立在了塘边。蜻蜓蝴蝶上下飞舞,在荷叶上歇息;几只小青蛙,在伞下乘凉;几尾小鲫鱼,将头浮于水面,吐几个泡。

野荷塘热热闹闹,充满生机。荷花盛开时节,那些花儿并不因为野荷塘地域小而羞涩,照样开得热烈灿烂。虽然周边水草丛生,塘里浮萍铺盖,誓与荷叶抢占地盘,水面不时被各种大小的水晕打破宁静,但那些硕大待放的花苞仍旧带着天然的野性傲立于碧叶上,泛出凝脂般的光泽。岸边,菜地里豇豆架上的花儿正艳,南瓜藤开着黄花

垂在塘边,蜜蜂穿梭,相映成趣。

有莲蓬了。我和小伙伴撑着腰子盆驰入荷塘深处,尽情地折荷花、摘莲蓬,直到远处传来父母的呼唤声。正当大家掉转盆头时,黑水鸡的叫声把我们又勾回荷塘中,大家又一股脑地追赶起黑水鸡。盆转行数米,荷叶浓密处有窝,窝里有蛋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黑水鸡的叫声响起,大家看看后,离开了,慢慢将盆划到塘边。落日的余晖里,我们头顶荷叶向野荷塘告别,手里拿着荷花与莲蓬,像凯旋的将军,等待接受父母的夸赞。

少了荷叶,也少了荷花与莲蓬,可野荷塘里的叶与花,依旧茂盛叶茂密,将它的美与爱美者分享,以它的清凉给年少的我们消暑。这种随和适意,来自野荷塘的野性里,来自无拘无束的乡野中,过多的呵护或许适得其反。

乡下的野荷塘里,莲荷快乐、活泼而又旺盛地生长着。